

橋畔閒眺

金聖華 著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橋畔閒眺 / 金聖華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
月房子, 1995[民84]
面 ; 公分. -- (月房子文庫 ; 1)
ISBN 957-8906-35-8 (平裝)

855

83012307

橋畔閒眺

作 者：金聖華

發行人：洪美華

主 編：戚繼華

責任編輯：林秀梅

出版者：月房子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71號9樓之1

電話：369-0258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6113號

電腦排版：宇晨有限公司

製 版：和鑫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 版：1995年1月

郵撥帳號：17565204 月房子出版社

定 價：新台幣160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ISBN 957-8906-35-8



作者簡介

金聖華

金聖華，原籍浙江省上虞縣，華盛頓大學碩士及巴黎大學博士。

曾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，對促進雙語水準，貢獻卓越。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暨系主任，中文大學校董，新亞書院校董及香港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委員。

主要著作及譯作有《美國教育制度》、《小酒館的悲歌》、《英漢翻譯理論》、《英語新辭辭彙》、《海隅逐客》、《厄戴克作品選》、《傅雷英法文家書中譯》收編在《傅雷家書增補本》中、《石與影》及《傅雷與他的世界》。

封面繪圖◆史易堂

封面題字◆饒宗頤

封面設計◆黃恆美

月房子文庫

①橋畔閒眺——談翻譯與寫作

金聖華◆著 定價160元

②打開一扇門

金聖華◆著 定價160元

③一道清流

金聖華◆著 定價160元

④壞男子

陳忠義◆著 定價160元

封面題字者簡介

饒宗頤

饒宗頤教授，號選堂，字固庵，原籍廣東潮安。饒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及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，著作等身，博古通今。其在文學、史學、經學、考古學等各方面，成就非凡，而其在書畫藝術上的造詣，亦登峯造極，蜚聲中外。

封面繪圖者簡介

史易堂

畫家史易堂原籍浙江鎮海。其作品風格獨特，題材多變，清雅與瑰麗並蓄，飄逸與繁富兼俱，為目前世界上出版最多的華裔畫家之一，在國際畫壇上享譽甚隆。

月房子好書介紹

深 · 情 · 系 · 列

單身不如結婚

作者：林真理子

譯者：劉惠禎

定價：150元

作者覺得人生的真滋味應不只限於愛情，大凡嫉妒、憎恨等滋味也該嚐它個千百回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結婚實在不失為一種好手段。

基於對婚姻的憧憬，作者在書中大力推銷結婚；文筆幽默，總讓人忍不住捧腹絕倒。

男與女的進化論

作者：竹內久美子

譯者：劉惠禎

定價：150元

本書以科學的角度探討兩性之間流行的話題，如女人的皺紋是怎麼形成的？身材高大的男人為什麼受女人青睞？貴夫人為什麼不顯老？同性戀是怎麼來的？用科學來解釋人文，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，讀來格外有趣。

月房子好書介紹

深 · 情 · 系 · 列

戀愛和工作都酷呆了

作者：山崎洋子

譯者：劉惠禎

定價：160元

這是一本很能迎合時代潮流的酷書，認為女人要當一個可愛的女人，還要當一個既可愛又能幹的女人。作者從她一次失敗的婚姻、無數次失敗的戀愛出發，觸角伸及兩性關係、女性自覺及社會現象。是一本取材生活百態的珠璣小品。

我的兒子是同性戀

作者：蘿·佛曼·杜

譯者：李雅雯

定價：180元

當一個母親得知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者時，她該如何接受事實，調適自我的心情呢？本書為一本同性戀者的母親的內省日記，敘述她如何陪伴兒子歷經掙扎、恐懼，乃至面對、迎向挑戰的歷程，是一本愛與包容的深情之作。

月房子好書介紹

月 · 房 · 子 · 文 · 庫

橋 畔 閒 眺

作者：金聖華

（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）

定價：160元

「翻譯與寫作相通之處，在於理論是一件事，真正動筆又是一件事。寫作指南一類書的作者，大半不是當行本色的作家。同樣地，翻譯理論家也未必提得出驕人的譯績。且以武俠小說為喻，譯者闖蕩原文的江湖，歷經劫難，屢對勁敵，必須見招拆招，才能逢凶化吉，恐怕不是抱住一部秘笈就能一律應付的。〈橋畔閒眺〉裏的譯語，告訴讀者勁敵何在，如何拆招，頗多啟發。」

——余光中——

打 開 一 扇 門

作者：金聖華

（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主任）

定價：160元

此集專攻日常感性方面的文字，但雖云感性，仍不脫作者平日的教養與關注，故而往往頗見她由小見大，寓感思於哲理之中的趣旨。

忙碌是作者生活的寫照，但於忙碌的日日作息之間，她觀水、觀花、觀海、觀人而感懷寄興思考，因遂發為富於愛心同情，乃至於頓悟啟智的文章。

——林文月——

月房子好書介紹

古·詩·今·唱·系·列

詩是最感性的文學作品，賞析古典詩歌，必須把握由感性入於理性，再出於感性的原則，才能帶引讀者走入中國文化的領域，進入詩人的心靈殿堂。「古詩今唱」邀請多位知名學者，就中國古典詩歌裡的重要主題，作有系統的歸納、嶄新的詮釋，為讀者提供一條深入淺出賞析古典詩歌的正確途徑。

1. 喜怒哀樂：古詩今唱①情緒篇 顏崑陽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50元
2. 愛恨生死：古詩今唱②生命篇 蔡英俊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20元
3. 青紅皂白：古詩今唱③色彩篇 蕭水順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20元
4. 春夏秋冬：古詩今唱④季節篇 龔鵬程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40元
5. 興亡千古事：古詩今唱⑤詠史篇 蔡英俊著／蔡英俊主編／定價150元
6. 采菊東籬下：古詩今唱⑥田園篇 陳幸蕙著／蔡英俊主編／定價150元
7. 神州血淚行：古詩今唱⑦亂離篇 李正治著／蔡英俊主編／定價150元
8. 夢斷秦樓月：古詩今唱⑧閨情篇 曹淑娟著／蔡英俊主編／定價150元
9. 月是故鄉明：古詩今唱⑨鄉愁篇 顏崑陽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50元
10. 落日照大旗：古詩今唱⑩邊塞篇 何寄澎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60元
11. 芳草長亭路：古詩今唱⑪別情篇 呂正惠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50元
12. 花落又關情：古詩今唱⑫詠物篇 陳啟佑著／顏崑陽主編／定價140元

【作者群簡介】

顏崑陽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蔡英俊（清華大學中語系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）

蕭水順（筆名蕭蕭、北一女教師、輔大講師）

龔鵬程（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）

陳幸蕙（曾任教北一女、國防管理學院、清大中語系）

李正治（淡江大學中文系所副教授）

曹淑娟（淡江大學中文系所副教授）

何寄澎（中興大學中文系暨中文研究所教授）

呂正惠（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）

陳啟佑（筆名渡也、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預聘教授）

月房子文庫 1

橋畔閒眺

— 金聖華

著

〔作者介紹〕

金聖華女士，原籍浙江省上虞縣，生於上海，小學、中學分別就讀於台灣省立北師附小及第一女中，後隨家遷往香港，於培正中學畢業，隨即進入崇基學院，主修英語系，畢業後負笈美國與法國，分別獲華盛頓大學碩士及巴黎大學博士學位。

金女士自返港後即執教香港中文大學。教學之餘，並積極從事社會服務，曾出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，任期內籌辦十項大型活動，籌募翻譯基金，創設有史以來第一項翻譯獎學金，對推動翻譯事業及促進雙語水準，貢獻卓越。金女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暨系主任，中文大學校董，新亞書院校董，及香港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委員。

主要著作及譯作有：《美國教育制度》（香港美國新聞處，1973年版），《小酒館的悲歌》（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，1975年版），《英漢翻譯理論》（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，1975年初版；台北聯經出版社，1977年修訂版），《英語新辭辭彙》（香港辰衡圖書公司，1979年版），《海隅逐客》（台北聯經出版社，1981年版）《厄戴克作品選》（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，1982年版），《傅雷英法文家書中譯》（收編在《傅雷家書增補本》中，北京三聯書店，1984年初版；香港三聯書店，1984年再版；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，1988年版），《石與影》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，1993年版）及《傅雷與他的世界》（香港三聯書店，1994年版），論文散見《香港文學》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翻譯叢論》、《翻譯工作者手冊》等期刊文集中，此外還不時在《星島日報》、《華僑日報》及《聯合報》上發表作品。

譯話藝譚

余光中

——讀金聖華的《橋畔閒眺》

面對專欄作家，尤其是作品天天見報的那些，我的心情有點矛盾。一方面我並不羨慕他們，因為即使才思茂盛如一樹月桂，也經不起旦旦而伐，而且不論筆鋒是否順暢，情緒是否飽滿，也得按時成文交稿，平時就如戰時，未免太緊張了。所以另一方面我又佩服他們的敏才與毅力：沒有敏才，就不能信手拈來皆成題目，信筆寫來皆成文章；沒有毅力，就不能及時出品，持之以恆。也因此，我雖然曾為報紙的副刊寫過專欄，卻是每週一次，而非日日見報，就算如此，都感到難以維持。以投稿方式來看，專欄作家不愧是批發商，像我這樣，只能做零售販。

專欄文章多為雜文，這種文體篇幅雖小，卻易寫而難工。限於千字、甚至六、七千字以內，迴旋的空間很少，這種文章的主題只能點到為止，見好便收，不宜盡

情發揮。我曾經把精悍的雜文喻爲「一面小旗，滿天風勢」，意即爲使小旗飄揚半空，須有長風浩蕩吹送。一篇雜文有聲有色，是因爲有作者一生的閱歷與才學在背後支持，沒有說的比說出來的顯然更多，乃令讀者覺其舉重若輕，游刃有餘。

至於風格，一般雜文多介於知性與感性之間，也就是所謂「夾叙夾議」。如果太強調知性，太馳騁議論，就接近論文了。反之，如果太強調感性，太耽於抒情，又變成美文了。雜文若毫無知性，則太軟，若只有知性，則太硬：一般的好雜文常是「軟硬兼施」，不但言之有物，而且讀來動人。

專欄文章定期見於報刊，另一特色自然便是時代性。這種雜文貴在因小見大，舉一反三，往往從時事出發而歸結於歷史的演變，由近聞說起而印証以世界的常理，一枝筆出入古今，貫通中外，要之不能脫離現實，或是過於瑣說小我。有些作家幾乎是用專欄來寫日記，若是諧趣盎然，文采斐然，也有可觀，不過那已經不像雜文而是小品了。

金聖華女士的這本《橋畔閒眺》，選自她在華僑日報及其他報刊的專欄文章，不折不扣是一本雜文集。其中所論所談，不外乎翻譯與創作，但是文章本身既非翻

譯也非創作，而是雜文。不過這些雜文主題雖有知性，文筆卻帶感性，加以時代性與現實感並不很強，所以又有點接近小品、隨筆。八十篇中，談論翻譯的文章占了一半，因為並非正式論文，不妨援中國「詩話」之說，稱之為「譯話」。另一半的文章談論的多為文學寫作，兼及藝術、舞蹈、電影，也不妨援《談藝錄》之名，稱之為「藝譚」。

聖華一生從事翻譯，不但譯書有成，譯論頗豐，而且先後主持中文大學的翻譯系和香港翻譯學會，不愧是當行本色的翻譯家。她精通英文與法文，所以她的「譯績」是一場多姿的三角戀愛，不同於一般只通英文的從一而終。也因此，在專欄裏寫幾則「譯話」，不過是她「譯績」的餘緒而已。

論翻譯，大致不外兩種方式：一為井井有條的長篇大論，或從原則演繹，或就現象歸納，總之都是學術著作，每由語言學家撰寫。一為娓娓道來的隨筆趣談，多半由實例說起，微言每有大義，點醒譯夢中人，其作用未必下於正論，而其作者每為文學家。《橋畔閒眺》的前半部，多是這種「譯話」，與「詩話」一樣，多為經驗之談。

翻譯與寫作相通之處，在於理論是一件事，真正動筆又是一件事。寫作指南一類書的作者，大半不是當行本色的作家。同樣地，翻譯理論家也未必提得出驕人的譯績。且以武俠小說為喻，譯者闖蕩原文的江湖，歷經劫難，屢對勁敵，必須見招拆招，才能逢凶化吉，恐怕不是抱住一部秘笈就能一律應付的。《橋畔閒眺》裏的譯話，告訴讀者勁敵何在，如何拆招，頗多啟發。

〈翻譯的主流〉一文中說翻譯的方向，應該從外語譯成母語，因為這個過程要求於譯者的，是對外語的理解，對母語的運用。此說非常合理，也有不少實例可資印証。文末有一段說得十分痛快：「看到國人精通外語，認為是理所當然，看到洋人略通漢語，就驚歎得目瞪口呆，五體投地。這種語言自卑症，在學術界造成許多怪現象，不少學人以自己中文不通、英語暢順而沾沾自喜。」

〈地方色彩〉一文討論譯文中應否保留原文的「地方色彩」，並指出香港的譯文每以香港的地方色彩取代外國的地方色彩，不足為訓。這問題也頗重要，因為它涉及閱讀譯文，甚至接受外國文化的態度。讀一本譯書，不僅是看故事、找資料、了解其內容，也是接觸一國的文化，包括熟悉該國的語文特色，心態應該是積極主

動的。如果把Helen of Troy意譯為「西施」，把just bread and cheese意譯為「只有粗茶淡飯」，那未免太保護讀者了，反而有礙他的嚼力與消化。鳩摩羅什曾喻翻譯為嚼飯餵人。這妙喻大可轉化為譯文的「生」與「爛」。譯文太遷就原文，可謂之「生」，俗稱直譯；太遷就譯文所屬語言，可謂之「爛」，俗稱意譯。有人說，上乘的譯文看不出是翻譯。我擔心那樣未免近於「爛」。反之，如果譯文一看就是翻譯，恐怕又失之於「生」。理想的譯文，夠「熟」就好，不必處處寵著讀者，否則讀者一路「暢讀」下去，有如到了外國，卻只去唐人街吃中國飯一樣。其實，原文的「地方色彩」(local color)就是譯文讀者的「異國情調」(exoticism)，正為翻譯文學的動人之處；如果一律加以「消毒」，就太可惜了。

作者形容翻譯的畏途困境，頗多妙喻。在〈譯者心聲〉中她說：抽象名詞是隨地蔓生的雜草，叢叢堆堆，必須小心摸索，繞道而行；淺字像防不勝防的泥淖，一不留神，說不定會仰天一跤；又長又累贅的句法，簡直是熱帶雨林中的蔓藤，一條條從樹上掛下來。

在〈翻譯教學勃興〉中作者指出，香港的翻譯教學，課程完備，發展迅速，但

是「台灣的翻譯教學仍然滯留不前，除了輔仁大學率先成立了翻譯研究所之外，其他院校雖然開設翻譯科目，但這些科目似仍附屬於英語系中，不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課程。」港台這種對比確實存在，不過我也願意指出：台灣的外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亦可用中譯名著，加上四十頁的英文導論來代替；至於翻譯獎，也設有兩項，一是梁實秋翻譯獎，分詩與散文二種，每年一次，已辦了七年，一是國家翻譯獎，亦分（譯一本書的）傑出獎與（終身貢獻的）成就獎兩種，每兩年一次，已辦了兩次。

聖華的譯話所涉頗廣，高見甚多，不及逐一拈出。她在討論英文不定詞的難譯時，曾引如下一句，說明看來淺顯的不定詞反而難有定譯：When everybody is somebody, then nobody is anybody. 這四個body為尾語的不定代名詞，譯成中文，還真不容易在字面上彼此交疊，聯成一氣。我想了半天，勉強得到下列三種可能譯法：一，如果人人都有來頭，那就沒人能夠出頭；二，如果人人都有名堂，那就沒人特別風光；三，如果每人都是名人，那就沒人真是名人。

另一句是 Freedom is not everything, but the only thing. 這也是不定詞似易而

實難之例。我想或可勉強譯成「自由非萬有，自由乃僅有。」

論到譯名時，聖華舉法國喜劇家 Molière 的中譯為例，惋惜它竟然譯成了「莫里哀」，簡直樂極生悲。無獨有偶，我倒想起了瑞士的高山 Alps 竟然叫做「阿爾卑斯」，真是尊卑不分。「莫里哀」的問題倒不難解決，只要改成「莫理哀」，就可以苦中作樂了。

譯話的部份較具知性，對比之下，藝譚的部份就較多感性了。這一部份述及的人物，多為文藝中人，尤多作家，先後包括傅氏父子、冰心、楊絳、李元洛、陳之藩、痲弦、陳若曦、琦君等等，可謂多采多姿。以《鴻》一書成名於英國的張戎，亦在其列：寫她的那篇題目就叫《驚鴻一瞥》，渾成之中見貼切，頗有巧思。《熊家的兒子》讀來不覺有何警策，直到末句才發現那可憐的小孩原來是——古龍，令人恍然驚喜。限於篇幅，這許多人物都是簡筆淡墨的速寫，雖然好處收筆，卻恨其匆匆一瞥，未能盡興。

《文如其人》一篇的結論，是「不見得」。這實在是值得細究的趣題，因為「文不如其人」的例子太多了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黃國彬在《明日隔山海，世事兩茫